

書名	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晉 杜預 注，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唐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 297200

卷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陸德明釋文

唐孔穎達疏

卷之三

7200
本文全影
傳註疏六
卷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人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陸德明釋文

唐孔穎達疏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言之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

釋例序

今不用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

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

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

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

注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

爲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他

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補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之與叙音義同爾雅釋詁云叙繙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繢之抽緒孔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序故杜亦稱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此序大畧凡有十一段各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湏記事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爲國史至然後爲得也

卷之二
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古傳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總言聖賢大述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咸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繹繹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汲通

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
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立成帝時劉歆
校讎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及成帝時劉歆
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
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
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
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歆
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
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
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帝
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
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
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繼左氏膏肓發公羊黑守
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
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
有之昭二年葬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
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
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
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時舊有
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
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據
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
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爲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
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

○繫工

帝反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列。別彼

記事至異也。

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

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本之辭言於此

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

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

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

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

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

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

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相十七年五月無

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

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

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告

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

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仲

尼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

本文自闕不得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仲

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告

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

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

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畧何則案經朝聘侵

伐執殺大夫士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

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

其本有詳畧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

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

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畧日有具否不得

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

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

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向倍此

則父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畧若告

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

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

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

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

有所不載自然湏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

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歎故不書日朔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明二條見義問歎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歎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畧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子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公羊穀梁之晉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

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
順叙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
者日則有之相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卿伯
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
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

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錯七各

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
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
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
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
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
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
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
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
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孝經云鑒

錢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
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
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不咸
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
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不名興自遠非夏代始
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
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有實
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舞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
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
於唐虞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摶也四時之名春之爲言摶也
夏之爲言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蟲也物蟲生也夏假也物假也
大也秋燕即由反也物燕錢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中也
是解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

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以成歲相四年不書秋冬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彼無注釋例以爲闕謬春秋有空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

有國史

周禮

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

二人小史中士八入內由中大夫一人外史上上人御史中士八入雖復名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外史職曰掌四方之事者掌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文杜摠括兩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摠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旣主國內及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文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者之

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他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既又有内外二種故杜翦據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玄以爲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編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信三十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史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從則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說襄史是佐

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涓蕩禮孔曰必有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註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指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春秋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

○策本又作冊亦

小事

簡牘而已

○牘徒



大事至而巳○既言尊卑皆有

云簡謂之畢郭

案云今簡札也

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

牘書版也

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

其制長二尺短者

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

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

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

冊

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

鄭玄注象

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

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

言

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

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

言

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

簡之

凡爲書字有多少一行可盡者書於策

行乃容數行乃

盡者書之於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

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乃

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

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

策

方簡文云名書文也今謂

策簡也方版也是其

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

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

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

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

策

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

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

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

策

方簡文云名書文也今謂

策簡也方版也是其

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

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

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

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

策

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

小

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

大

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

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

大

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

策

董狐既

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

非舉策以示之明

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

見

其有小事文辭

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

其有小事文辭

或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

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

隱

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

策

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

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

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

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非

將

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而簡牘

散落不

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其事

孟子曰楚謂之壽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姓孟名軻字子書名

子與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檮徒刀反杌五忽反檮杌四凶之一杜云禍凶無儕匹之貌乘繩

證反車乘也。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



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與

郢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檮杌者眞凶之類興於記惡垂戒因以爲名春秋以爲名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春秋

述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子適魯

○宣子名起晉大夫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

○盡津忍反後放此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

○王于况反又如字

○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

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

○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註彼以爲氏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

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

○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

一處王位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公之德見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

○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

異故

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周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賈逵虞翻陸續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序言史官所書

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

謂五十發凡是以聖人所爲動皆有法以能立官記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興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爲光榮而子思稱爲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爲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焉斯文何足爲典得與而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而韓子所見是也周德

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伎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告古毒反音古報者所記註。註張住反

舊章

周禮由先論史策失宜之音計周公之垂法典策之

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爲官失其守褒貶失中昆

其官職昭二十年傳
失官者各失其所有所守也雖廣言
而辨其所有所守也彼上之人能使之在春
勤也戒非賢謂賢德之人在昭明周德既衰
告別散文則鄰國相命凶昭七年違舊章也文
書稱然則多違舊章也文昭七年違舊章也文
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舊章者

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

仲尼至之焉。此明仲尼是因魯史者。

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
其教至勸戒之意數之所
當代也以示勸戒

之法跡。仲尼至之魯爲主。是因魯史策謂記識考其真僞。直稱典法者褒之違禮夢春秋也。前代後代事尼定春秋之文制治文之所貶是可罰之撰當代之事辟所惡法必明而國必治故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冀範將來將來之與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害則刊而正之。苦于刊存。此說仲尼改舊史。謂名教善惡義存。

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惡則是文之害教若舊特于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二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謔繙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君君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踰工出狩得盡臣禮尋其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事君舍樂物可也許止進藥不也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

仲尼不改舊史之意

其餘至改也○此說

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年

不同屬辭必異自此史

有文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蟖蛾皆害物之蟲蟻言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立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故

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辭止又其傳非又廿六年也

傳曰其善志又曰聖人孰能脩之故傳至脩之○上傳昭三年

一月之益周至明之○既以蓋爲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然是舊名明稱舊記爲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

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先悉或後經以終義○後戶或依經

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左丘至發義曰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 在而爲之法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凡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之

又○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所重

故也

而

其

者

重

者

若

相

元

年

秋

大

水

傳

云

凡

平

原

出

水

爲

矣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之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之

要

故

所

以

故

也

言

遺

者

史

舊

已

沒

矣

書

遺

文

丘

明

略

之

不

復

發

傳

非

聖

人

所

脩

<p

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

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疏

其發至通體

據典語已五而母有然據經所立文明覆其體義約此以爲言非純寫故是周公之舊全時十
式藏鄭衆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傳無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
周世大典周公所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因
真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因
周公正之然凡是以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几例
有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
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
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云仲尼之說

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劍
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
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劍隱七年始發凡
劍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
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
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灾無牲卒哭作主諸
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
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主嫁之送入尊卑哭
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說

然立明據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子是也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候曰啓鑿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祔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隸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祔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爲國事但其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立明作傳不在凡例此書几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也此書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鄉明知正凡所言非止胥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鄉自行魯無職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兼合故典載約爲文也

顯廣幽裁成義類者

○闡昌
明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旨

行事以正褒貶

襄保亦反照彼
檢字林方犯反

此下盡曲而暢謂之急闊

謂著明舊說云

下云經無義例此事闡其幽理裁節

釋經有義例謂孔

之般類其善事
稱人觀文與常
孫豹達命成冢

顯者若秦穆悔過文無異惡事顯者

敗四國大夫以列無侯之列

去氏與未賜族
其幽理使之宣

國作依稱詩例與者文同皆是微其而著若晉趙荀鄭歸生

無罪文同叔孫參顯事闡幽者謂闡生楚比陳乞及許

大子止皆非親使罪狀宣露是昭以爲皆據舊例

弑其君是其罪幽也諸春秋褒貶而幾義以不論

隱孔子脩經加弑
貶之例並是也蓋

乃是經事故賀

而發義以下諸丘
沈諸儒皆悉同此獨

劉炫以微顯闡幽
具織微經文幽者

皆說作傳之意。傳，闡使明著。

經文顯者作傳本其

其織微經文幽者

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待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諸稱書不書先書故不言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

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諸稱至變例○上旣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教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十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以

謂此爲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明之以曉人也
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

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
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

不書卽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
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故

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城下陽先書虞賄故
不書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趙以

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
夷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齊西不言其來諱之

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
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卽位公出

故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
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讞失教也昭三十一年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

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爲新意言也。稱
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
有其數不言其目。竝文而數又復參差縕謂追書也。
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
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爲序言諸舞稱亦
即是斷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
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
次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
以稱爲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

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暢熱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
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
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辭
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仲尼即以爲義。改
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
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

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訓
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
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
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
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立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
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
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
仲尼之書也立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
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文
意。若宣十年崔氏出本衛博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
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
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
約史記而不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但夫子
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其經無義例因行事

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趣七非例也。

住反

其經

至例

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情有五

爲音于僞

疏

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體

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日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來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次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實分變例新意以爲二章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解周禮以正常者諸解凡

稱凡者是也解古文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

起義在彼

○見賢遍

疏

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嬌如

城緣陵之類是也

○見賢遍

疏

謂彼註云辭微而義顯也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嬌如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貳去夫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白卿家之族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亡自取之也舊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把

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

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參上南反又音三與音

預言以記事事敍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地會發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日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其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敍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

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卒

假許田之類是也。

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校

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其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勲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祐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璧田文諱其事相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以假田非父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

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書其事具文見意并楹刻桷天王

○楹音盈刻音克

疏四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桷音角捷在妾反疏至是曰

也○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節櫺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栢宮櫺求財栢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擣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宣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升反

求名而亡欲蓋而

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註云善名必

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

疏

繫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立來奔昭五年莒卒

奔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盜來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列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年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來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微則作難之上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謾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樊善入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往此五體以尋經傳角類而長之○長丁文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疏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

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有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義總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入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旣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旣之也

是也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論皆不其然。

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註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已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畧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知所論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釋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之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

言

下同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

宗宋

固當依傳以爲斷

○斷丁

正元

答曰至爲斷

莊

○

文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燦歲使
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
一宇褒貶雖在一宇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荅
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
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
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
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互明不爲發
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次知
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賈及昭十三
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張
一宇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鑑

文可見者十數家

○古今至數家

漢興比平侯張蒼及梁大傳

漢書儒林傳

云

謂易上繫辭文錯綜理之

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

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

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

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

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

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

立於學宮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

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

董仲舒許惠卿服虔賴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

知杜之所見十數董則王肅董遇爲之註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藏不

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有所不

大豐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

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于反○膚芳適足自

亂

亂

大體

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

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

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

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註多有此事但諸

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誼之註皆沒而不說者

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一年云作者

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

月戊寅齊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

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意與左氏不同故

引之以解左氏適足

自錯亂也

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

亂反○貫古

傳之義例總歸諸

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去起蓋丘

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

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

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註

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鄖杜註云公羊穀梁皆以

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註云公羊穀

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

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其有疑

朱中

傳

明之志也

論

預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與聖同體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脩

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

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

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

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

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

伯欵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則

知昭二十一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

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

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

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鄖杜註云公羊穀梁皆以

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註云公羊穀

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

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其有疑

朱中

傳

錯則備論而覲之以俟後賢

其有至後賢○集解

與釋例每有論錯闕

卷之三

之事非一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蒙隸

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

人責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

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

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

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

推之是備論

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駿劉

林作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

頑

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

故特舉劉賈許

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

故特舉劉賈許

未之達以見同異○見賢遍

楚元王傳稱劉歆字

然劉至同異○漢書

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

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

達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續

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

然亦註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

家差長故特舉其達以見異同自餘服

處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毗各隨而解之名曰經

傳集解○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

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

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

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

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

聚諸家義理以解論語同而意異也又別集

者譜本又作謚同布古反

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譜本所具又後不音者皆同

相與

春秋疏

卷之三

朱仲

解

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

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
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
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
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他言諸
例及地名譜第曆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
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他事同
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
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
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旣非例故退之於後終
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
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駁卒無
駁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

脩春秋立素王

王于况又下
王魯素王同

立明爲素臣言公羊

者亦云黜周而王魯

律反黜勒

危行言孫

孫音遜本亦
行下益反

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鹿

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或曰上義曰上
或曰至所安

正一問一答

說作註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
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
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間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大

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一問作大

三問公羊

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

左氏其一問作大

援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
羊亦無作春秋文則指公羊有其願說今驗何休所註公羊
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一問作大
非常之獸余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

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春秋三千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旣作此書麟則爲說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之法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旣西魯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而空王之化彼子絳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誠者惟其意而敵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爲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誠者惟其意而敵

爲孔子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註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註云孔子以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主入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林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音其經而讀之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卽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

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又尺逐反

吾已矣夫

下若夫音扶

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竟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謚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爲非遂弁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謬然變作春

實各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乎余所聞一句數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擊而魯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爲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此其身言已又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言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其如不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便制作者杜歎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爲瑞明是既得嘉瑞帝赤

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

洛書龜龍銜角而出如申侯所說龍馬銜甲赤

文

春秋傳

卷十九

王錄紀興亡之歎是也孔安國以爲河

圖卽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春秋傳

王錄紀興亡之歎是也孔安國以爲河

圖

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春秋傳

者之嘉瑞也

僞反瑞垂

今麟出非其時

虧其應而失其

歸

○應應

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句者

麟鳳至終也○麟鳳

○

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未此聖人而生非其特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荅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間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不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爲蟲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識韓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

鵠巢之應驥虞卽白虎也是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驥虞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驥虞卽白虎也是龜龍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畧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屬一長龜是甲虫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物皆備龍是魚鱗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虫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唯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胤以刀反若平

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中丁隱公能弘宣祖業

仲友

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

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

○類直反

如字又垂法將來。○疏曰然至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于況反

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卽因問初起以

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入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旣

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

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柏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柏接隱公之初當

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亂也魯康

平王讓伯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柏接隱公之初當

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亂也魯康

求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飾平王能撫養下

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熙天下如是則

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

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

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

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

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

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效習以是之故作

此春秋此序一踰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

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

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歸鎬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武王雖暫至洛邑還

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卽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向是其相接也詩旣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

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福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卽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賜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未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拜賜

會葬

有諸侯事

王者之法

雖據魯史

爲文未成

王者之義

故得垂法

將來諸侯也

將來

諸侯也

將來

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節周正也

音征後皆放此

所用之歷節周正也

音政讀者多

所用之歷節周正也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

所書至義也

所書至義也

所書至義也

所書至義也

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春秋之意然後荅黙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卽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春秋之意然後荅黙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卽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春秋之意然後荅黙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卽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春秋之意然後荅黙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卽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春秋之意然後荅黙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卽周平王也月卽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卽魯隱公也

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黙周而王魯乎予曰如

既言作春

既言作春

既言作春

既言作春

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黙周而王魯乎予曰如

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而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

聖人包

周身之防

○包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

患非所聞也

○包扶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

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也。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論力近予路

至論路

○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冀其顯榮。夫子於人子處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之於人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况神門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時運。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舜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立否。乃聞賢與不賢。非復假夫位以宣風藉虛名。又言號以之。豈當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耻貧賤。長僭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絃。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願王云。杜預方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

易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附近之近誣如字近舊音

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爲得其實皆明麟後之經
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
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註
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爲
夫子自衛反魯卽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之
而猶不止此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竊之
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
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
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
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
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
註皆取服羲爲說則服氏於此事已改先儒矣麟
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妄也
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
之是其近誣眉也言近誣者心故云近誣也據公羊經止獲麟而

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

邾張俱射音亦

故余以爲感

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

據公至其

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
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
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
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
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
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
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

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

袂音式

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

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

日吾道窮矣杜旣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
下卽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

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
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

喪禮死亡下沾冷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
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公羊之書即由
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事而
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
取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隱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陸曰解佳買反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

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
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
羊穀梁二傳既顯姓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註
別之此不言自見疏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註
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註者以意
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註題云隱公左
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
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
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焉經
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